



风从羲皇故里来

□ 牛 勃

一次次走进伏羲庙,看着苍劲的古柏直插长空,蔚蓝的天空被枝叶分割成一块块图案,先天殿、太极殿不算很高,却莫名有一种巍峨与雄伟、浑厚与庄重。静立在伏羲庙,我的思绪恬静得像一个匍匐的婴儿,聆听来自地心的声音。伏羲庙有着“中华第一庙”之誉,其古老建筑如流动在时光里的一阵清风,轻轻拂过游人,让人们在心灵的洗礼中,安享午后那缕暖阳。

卦台山来过不止一次,一步步缓缓拾级而上,这段不算漫长、不算高峻的路,在此刻显得格外悠远巍峨。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云,卦台山——这座用阴阳,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,用乾坤坎离巽震艮兑演绎天地变化、万物轮回、阴

阳交替的灵山圣境,它所开创和象征的是一个时代亘古的辉煌。

迈着拜谒和探寻的脚步一次次来到古风台,有好多次,我竟不觉陷入一种恍惚——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风中的小鸟,正围绕着古风台盘旋。我不知道华胥是如何履大人之足感而有孕,也难以想象五只色彩斑斓的凤凰曾以怎样的飞鸣,迎接那个伟大生命的诞生。但我知道,正是眼前这片黄土,脚下这一黄土累积的高台,如巨人摊开的手掌,托举过中华始祖最早的身体。千年时光流转,万物在白云苍狗间变了模样,五凤早已飞逝,只留下一段美丽的传说;风台静了,让风姓划破时空,成为穿越亘古的故事,代代相传。

历史的云烟飘过千万年的漫漫长路,伏羲庙、卦台山、古风台成为岁月的结晶,成为历史留在水天大地最浓重的投影。每逢盛夏,当海内外中华儿女满怀赤诚之心汇聚天水,齐聚伏羲庙时,那一把把古筝像轻盈的鸽子,像来自古风台的凤凰,将伏羲的智慧与福泽撒播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。伫立庙前,望着络绎不绝的朝圣者——或深深鞠躬,或虔诚叩首时,我总在思索,是怎样的力量让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紧密相连?在这里,没有地域之别,没有言语之差,有的只是一颗心,唯有那颗认祖归宗、寻根问祖的赤诚之心——每个人都是龙的传人。

时光回溯至天地初开之时,在水天

的苍茫群山中,伏羲带领我们的先民披荆斩棘,从蒙昧洪荒中开辟出一条通向文明的道路。

作为三皇之首,伏羲的伟大发明和创造,几乎涵盖了上古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;他以阴阳阐释天地万物、用对立统一推演宇宙变化,让中国哲学自诞生就沐浴着神圣之光。伏羲被称为始祖、羲皇、人宗,这些人世间最光辉的称谓正是对他的礼赞,因为,他本身就是智慧与光明的化身。

从古风台、卦台山、伏羲庙,到神州大地的一个街巷村寨,“龙的传人”这个身份将亿万中华儿女的血脉紧密相连。

羲皇故里天水,伏羲的智慧灵光从这里绵延四方,穿越千年的时光。

《伏羲创世》(节选)

□ 汪 渺

追问

伏羲站在山坡上,对着太阳发问:
“您从西方落下,
怎么能从东方升起?”
我咋也想不明白,
请您告诉我其中的奥秘。
太阳默然无语,
只是向他洒下无尽的温情。

伏羲面对一棵参天大树发问:
“您的叶子黄了落了,
为什么还能长出绿叶?”
大树静悄悄的,
只是向他撑起绿荫。

伏羲蹲下来,对着小草发问:
“是什么给了您力量,
让您钻出地面?”
小草沉默不言
只是给他送来缕缕清香。

伏羲站在岸边,对着河流发问:
“您从哪儿来?
要流到哪儿去?”
河水哗啦啦地说话
可惜他一句也听不懂。

伏羲站在高山上,仰头发问:
“老天,您将天地间的奥妙藏在哪儿?
请拿出来让我看一眼。”
天空无言。
一阵大风,刮起伏羲的长发,
如一团忧郁而沉重的浓烟。

伏羲仰望着苍天,大声发问:
“您——是——谁?”
苍天吞没了他的声音,
露出一副看不透的深邃。

他叩问对面的大山:
“您——是——谁?”
大山则反问道:
“您——是——谁?”



藉河之韵

□ 赵会宁

夕阳下的藉河,由西向东穿过黄昏,宁静像种子萌发般散在了山谷里。风若有若无,游人不急不躁,大理石筑的栏杆临水而立,用纵横的灰白色写出一行韵文。这语言映在水中,水里也有了一道渐渐柔软下来的深色栏杆。

独行的,步履平稳,昂首时,眼里蓄着一汪泉水。偶尔停下来时,只是扶栏杆而望——目光抚向满坡细密皱纹的河面,心是否也正被流水轻柔地熨平?站得久了,确乎会生出一种感觉,只觉得整条河都涌了过来,顺着脚踝漫进血管,流遍身体,某一刻,周身恍若空如河床。

三五结伴的,并无喧哗,语言是一粒一粒的,尽管风有时很调皮,但细数都能数得清。在藉河边,就说藉河的水、藉河绕着的山,或者说一棵棵树,一棵棵百年、千年以上的树,或者说盘踞闹市区的文庙和南北宅子。当说起西关里的伏羲庙时,藉河平静无波,一座城都在侧耳倾听……一群鱼闯进来。

此刻,一栏之外的堤坝下成了

鱼的天下。

成对的,并排游过来,停下来时,圆口微张,两鳍轻扇。突然,一只一个摆尾,腰身向外拱成弧线,绕过旁边的同伴,画起了圆。另一只也是一个摆尾,头向内侧一倾,腰身向外也拱成弧线,相向在内侧画起了圆,藉河水流成了“S”形。成群的,在前面一条大鱼的带领下,首尾相接,沿堤岸游成直线。那些寸许、两寸、三寸的,就游走在两条大鱼之间。领头的只要一折身返回,后面的依次效仿,堤坝下又是一个“U”形。

堤岸就那么长,一河的鱼怎么能全聚在一个平面上呢?于是,上下也隔了一页纸的间隔,鱼儿们分层在不同平面做起了相同的运动。是不是同一族群的呢?只见有几尾近半尺长的红色鱼儿也在其间穿梭着。

一栏之隔,鱼在栏内嬉戏,人在栏外驻足,水流在脚下,又流在心里。路经一处浅滩,滩上枯草与新绿交杂,一道道暗流从草根上流过。看不见蛙,只有蛙声从草间蹿

起来,“哇哇”的,东一声,西一声,叫得亢亢。

向东紧接浅滩的是一方浅水区,而东南方有一座孤岛,全栽种了绿植,绿得苍苍。抬眼远望,似有白点在移动。再近些,有“呱呱”声若有若无地点缀进来。风弯弯曲曲,“呱呱”声也弯弯曲曲。更近时,就有白色的花开在水中的幻觉。特别的是蕊高举着,顶端有一点墨。“大白鸭游过来了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周围几个孩子聚集过来,看护孩子的大人也跟了过来。

鸭,独来的几乎没有,多数是两只、三只结伴而来。两只的并不并排游来,一只比一只错开一只鸭身的距离,身后水面的波纹便是一个极不规则的扇形。三只的,前面并排两只,第三只隔开一只鸭身的距离,游在中间,构成一个正三角形。这时三只鸭的身后的扇形最规则,半圆半圆的涟漪远逝着,又拓展着,像极了一幅泼墨勾勒的山水画。

落日的余晖把藉河越拉越长,把整条河里的时光越拉越长。

微雨欲下未下,四月的天色空蒙,空气湿润,阳光敛去,却衬得梨花瓣白,杏花灼红,樱花娇粉……伏羲庙予我的不只是一个春天,更是华夏文明的亘古绵延,是龙马精神在血脉中的代代相承。

伏羲庙院落重重相套,四进四院,宏阔幽深。入院,苍翠欲滴的侧柏丛中间就挺立着一棵高大粗壮的树,有标识说是侧柏,一人合抱不了,木质的干笔直地通向天空,似乎是立起的独木桥。我吃了一惊。抬头望,树冠有五六人高,蓝天纯净的底色上,绿叶葱茏,来自天空的光芒,都须经过细细的筛选。

进入第二院是伏羲庙正殿。二十几棵古柏挺立。千百年来,古柏从亭亭如盖到现在直插云霄,从不盈一握到合抱之木,有两棵已经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,倾斜了,树冠已经垂到伏羲庙正殿的房顶上,人们给它砌了砖石的支柱,它便在房顶上开枝散叶。

一院子的古木,都在八百年以上,有两棵是一千年的。那些柏木的干,不像其他的树,被树皮紧紧包住,哪怕树皮皴裂成一块一块的,也有千沟万壑的裂缝,但是总感觉有一种保护,年轮神秘。这些古柏树,本色的木质接受了千年的太阳和风雨,形成了千沟万壑的深深裂隙。我抚摸一个个粗大的干,仿佛看见了遥远的过去,先祖的智慧和先人的膜拜。古木就是有生命的碑,木纹深处,不是有年轮吗?年轮的最早处,一定也是这样的春天。在水边,在黄土岸,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开始生长……

有导游站在门槛边,指着伏羲庙屋脊上的一枝柏树枝,讲给大家听:“看,它的样子就像一条飞翔的龙。”仔细看,真的,恰似有一条龙,从树枝间飞起。回头之际就看见了匾额上笔锋飘逸的“龙神”二字。

后面两个院子里也有古柏,但加了花树和花卉,甚至是美丽的荷包牡丹,此时正在打包,瓷实而圆润,与古木的庄严竟有种奇异的和谐。古柏树静静伫立,像极了庄稼地里定定站着的农人,正在看天识云、看雨,此刻也正定定地看着我们这些在树下的人。身边带着朋友的孩子,于是我轻声地向这个孩子开始介绍了一个人,就是伏羲——在展览馆,从第一幅画开始,我一幅一

幅耐心地讲伏羲的故事;是他带领着先民赶退洪水,结网记事,发明历法,制定婚姻的礼节、尝百草……这时候所有古柏树庄严肃穆,如我此时虔诚的心情。

我默默读着伏羲庙里的碑文,每一块石碑都沉甸甸地镌刻着对伏羲的追忆,有历代名士的题字,一勾一画间都难掩一份自矜——倘若能在此留下墨宝,本身就意味着莫大的荣光。转入大殿,古色古香质朴无华的木雕,却显现着一种古拙朴素的繁华。殿柱上对联醒目:“立极历天,德合乾坤,万世文祖;开物成务,道传今古,百王仪则。”笔力千钧。我站在殿内,一股无比的自豪和崇敬如滔滔之水在心中汹涌升腾。

伏羲庙里的葱葱古柏,与斑驳的对联、晒老的砖雕,还有那些如泥土一样质朴的雕花的窗,共同勾勒了一张沧桑而敦厚的文明面孔,它们围拱着伏羲大殿,一起站成了亘古的永恒。

我深深地鞠躬,我嘱咐自己记住此刻。

秦州古巷拾光

□ 赵瑞瑞

秦州多古巷。随便一条街道,就能分叉出几条巷道来。

最有特色的巷子有两条,一条是澄源巷,一条是育生巷。

有人告诉我,澄源巷就像一位穿着古装的老学究穿行于现代人群中。一开始我有点不太相信,见过之后我信了。

澄源巷身处闹市,却保留着明清以来的街巷格局。穿行其中,好似回到百多年前的秦州城,一种悠然、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同时,它又是活色生香、热气腾腾的。这条巷子几乎能买到所有简单的生活用品。在这里,我经常能看到,时近中午,忙碌了一早上的摊主,端着结结实实的一碗面,再配上一壶热热的浓茶,就是一顿丰盛的早午餐。那茶泡得极浓,从壶里倒出来时,一派厚重的焦黄之色。最难得的是他们眉目间的那一片喜悦,那种乐天的生活态度,孩童时我在爷爷身上感受过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进入巷子深处,门店稀少了。民居的大门很旧,黄泥土墙裸露在外。不时有老人,在门口支起一张小方桌,闲话家常,喜乐融融。

巷子避风,冬天,雪落下来,无声无息。有一年元旦,我和几个同学看电影跨年。散场后,饥肠辘辘,有人提议去澄源巷吃碗炆锅面。时间已过午夜,巷子里的店铺早就关闭了,几盏路灯若明若暗,发出昏黄浑浊的光线。几小时前下过的雪,躺在青石板路上,纹丝不动,被路灯一照,氤氲出一片水汽。民居烟囱里的炊烟,飘逸出市井的烟火味。巷子逼仄,视野不够开阔,但足够恬静,可以任人的思绪自由切换,在同一场景,同一瞬间,抵达浪漫与现实的两极。

我最初对育生巷的认识,完全缘于美食。那里有著名的“呱呱”店。一碗呱呱,搭配一份黄馍和杏茶,就是豪华套餐。我常常约了舍友,周末专门跑过来,吃一份。巷子并不长,从南走到北,只需几分钟。小巷里的门店是很低矮的那

种,宽大的门头压在上面,从开着的大门里望进去,院子里摆着旧桌椅、旧水缸,还有一些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旧物件,很像童年时农村的家。

早些年,我曾在育生巷的同学亲戚家借宿。因为这种机缘,我才有机会看到古民居里面的生活。院子很小,但还是开辟出一块不大的花园,两棵常青树青翠欲燃。三四间房子也小巧玲珑。院子西南角上,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,小小空间里置放着最简单的炊具。

那是深秋,天有点阴冷。主人招呼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火锅。菜煮进锅里,热气升腾起来,便不觉得冷了。吃了很多,也聊了很多。一顿火锅,吃得亲切随意。

如果不是进来过,我一定不会想到,城中的古民居,竟然会给你绵长的安心。倘若一个漂泊的人进来,他也许能找到停泊的港湾。

因为那次探访,我对城里的古巷有了莫名的喜欢。后来,不管有事没事,周末和寒暑假我总喜欢来市里,沿着那些小巷闲逛,深入了解那些古巷的来历及其历史掌故。我给自己设定的行走路线不重样。没用多久,我的足迹已几乎遍布城中所有的大街小巷。

几年后,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澄源巷步行而过。夜晚或清晨经过,偶尔传来“吱呀”一声,那是旧门板被推开的声音,像老唱片机的啞哑,惊醒了瓦片上的露珠。



在大地湾博物馆

□ 张月亮

大地湾博物馆陈列柜里
三颗石球
替一个时代,留了下来

这是一个中午
我们的先民狩猎回来
已收割完最后的黍
在树荫下制骨刀
为自己的稚子打磨小石球

河畔嬉戏的孩子
把它抛起,又接住
在河滩上
用树枝画下大风,飞鸟
和落日

大地是一张平铺的纸张
他们在上面书写火,房舍
练习最初的生存术
那些孩子穿兽皮,看见的星空
是未被命名的,自由的星空
他们有更蓝的天最白的云